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二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宋紀十

起孝建元年盡大明二年凡九年

世祖孝武皇帝上

諱駿字休龍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也在位十一年改元二孝建三大明入

甲孝建元年

魏拓跋浚興光元年

春正月己亥朔上祀南郊改元大赦甲辰

以尙書令何尚之爲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以左衛將軍顏竣爲

吏部尙書領驍騎將軍 壬戌更鑄孝建四銖錢 乙丑魏以侍

中伊敫爲司空 丙寅立皇子子業爲太子 初江州刺史臧質

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

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殺之質於義宣為內兄

賊質武帝皇后之姪年長於義宣故為內兄既至江陵即稱名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

質曰事中互然

謂國家多事之時中宜相推奉也

義宣已奉帝為主故其計不行

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危

禮異常日前在荊州亦拜司空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出是

驕恣事多專行凡所求欲無不必從

必上之從已

義宣在荊州十年財

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質自建康之江州舫

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

慶賞一不吝粟擅用溢口鈎斤米

口米荆湘鄧三州之運所積也鈎斤米兩江之運所積也水

經註潯水自南昌歷鄱陽城下又歷鄱陽湖下而後至彭澤

臺符屢加檢詰漸至猜懼

檢詰謂

斛而詰問也

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

以爲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爲他人所先若命徐遣寶魯瑛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質帥九江樓船爲公前驅已爲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眾徐進而臨之

義宣都督荆雍梁益湘交廣南八州

雖韓白更生不能爲建

康計矣且少主失德聞於道路沈柳諸將亦我之故人誰可爲少主盡力者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時也質常恐湓先朝露不得展其旅力爲公掃除於時悔之何及義宣腹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其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爲義宣子採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遂許之超民襲之子也

景平元嘉之別竺襲守東陽有功

臧敦時爲黃門侍郎帝使敦至

義宣所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說誘義宣義宣意遂定豫州刺史魯

爽有勇力義宣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及兗州刺史徐遺

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

考異曰宋本紀二月庚午爽賊質南郡王義宣徐遺寶舉兵反義宣傳曰其年正月便反宋略云二月義宣等反按爽之反帝猶遣

質收魯宏則非同日反則矣又按長歷是月戊辰朔然則庚午三日也義宣傳起兵在二月二十六日但不知爽反在正月與二月

耳爽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爽使其眾戴黃標戴黃以爲標識竊造法服

登壇自號建平元年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騰

之不與己同皆殺之徐遺寶亦勒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爽已反

狼狽舉兵魯瑜弟宏爲質府佐帝敕質收之質即執臺使舉兵義

宣與質皆上表言爲左右所讒疾欲除君側之惡義宣進爽號征

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板義宣等

晉宋之禍藩方權宜授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

省者謂之板授

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修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
法物並留竟陵不聽進質加魯宏輔國將軍下戍大雷義宣遣諮
議參軍劉湛之將萬人就宏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爲湛之後繼
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
義宣兼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帝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
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乃止己卯以領軍將軍柳
元景爲撫軍將軍辛卯以左衛將軍王元謨爲豫州刺史欲以代
魯爽
命元景統元謨等諸將以討義宣癸巳進據梁山洲時梁山江中
有洲元謨等
舟師
據之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
僚佐悉稱名 甲午魏主濬詣道壇受圖籙 丙申以安北司馬

夏侯祖歡爲兗州刺史

代徐
道寶

三月己亥內外戒嚴

考異曰宋略宋
本紀皆作癸亥

下有辛丑按長曆是月戊戌朔癸亥二十六日辛丑乃四日也當作己亥辛丑以徐州刺史蕭思話為

江州刺史欲以代柳元景為雍州刺史欲以代癸卯以太子左衛

率龐秀之為徐州刺史欲以代蕭思話蕭思話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

兵雍州刺史朱修之偽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

斬義宣使者遣中兵參軍韋山松將萬人襲江陵戊申義宣帥眾

十萬下江津舢舨數百里以子怡為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

留鎮江陵檄朱修之使發兵萬人繼進修之不從義宣知修之貳

於己乃以魯秀為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元謨聞秀不來

喜曰賊質易與耳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

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遺寶遣兵襲徐州長史明脩於彭城

不克蕭思話已離彭城脩與夏侯祖歡垣護之共擊遺寶於湖陸

蕭思話已離彭城

長史明脩守之

宋兗州 遺寶棄眾焚城奔魯爽義宣至尋陽以質為前鋒而進爽

亦引兵直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殿中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

前軍於南陵擒軍主徐慶安等質至梁山夾陳兩岸與官軍相拒

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恭為湘州刺史甲申以朱修之為荆

州刺史上遣左軍將軍薛安都龍驤將軍南陽宗越等戍歷陽與

魯爽前鋒楊胡興等戰斬之

考與曰安都傳作胡興今從宗越傳

爽不能進留軍大

峴使魯瑜屯小峴

小峴在合肥之東大峴又在小峴之東

上復遣鎮軍將軍沈慶之

濟江督諸將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畱斷後慶之使薛安都帥

輕騎追之丙戌及爽於小峴爽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即躍

馬大呼直前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爽眾奔散瑜亦為

部下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

爽為南豫州刺史鎮壽陽

徐遺寶奔東海東海人

殺之

李延壽論曰凶人之濟其身非世亂莫由焉魯爽以亂世之情

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

考異曰此語本出沈約宋書吳喜黃回傳贊而延壽取之以約

施用失所

故繼其名

南郡王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竝與書曰僕荷任一方面

豐生所統

去年慶之鎮盱眙今使之專征蓋兼督兗豫

近聊帥輕師指往翦撲軍鋒裁

及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

言義宣與爽相結情契異於常人

或欲相見及其可識

指送相呈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聞其死皆

駭懼柳元景軍於採石王元謨以賊質眾盛遣使來求益兵上使

元景進屯姑孰

考異曰庾綏之傳作南州蓋南州即姑孰也

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

時仲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

假兵推誠事並見一

百一十卷晉安帝隆安二年桓元殺殷仲堪見
一百一十一卷桓元字靈寶王著字孝伯

減質少無美行弟

所具悉今籍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

義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

懷元景屯南州爲梁山後鎮
若取之則梁山之路中絕

萬人綴梁山則元謨

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劉湛

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

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宄從僕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

壘會西南風急質遣其將尹周之攻西壘子反方度東岸就元謨

計事聞之馳歸偏將劉季之帥水軍殊死戰求救於元謨元謨不

遣大司馬參軍崔勳之固爭乃遣勳之與積弩將軍垣詢之救之

考異曰義宣傳曰五月十九日西南風猛宋略曰己亥質遣尹周之

攻梁山西壘陷之按長歷是月丁酉朔三日己亥八日甲辰十八日甲寅宋略於己亥上有甲辰下有甲寅然則決非十九日與己亥或者己酉與辛亥也今不書日闕疑

詢之護之之弟也子反等奔還東岸質又遣其將龐法起將數千兵趨南浦欲自後掩元謨

時元謨使其將龐琨武念成南浦其

地則今之大信港也俗謂之細塘河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

此以上皆梁山交戰

事朱修之斬馬鞍山道

水經註曰漢水出襄陽西柳子山下東爲鴨湖在馬鞍山東北按馬鞍山今謂之

坐楚山晉劉宏所改名也高處有三登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爲修之所敗乃

還江陵修之引兵蹕之或勸修之急追修之曰魯秀驍將也戰窮

則攫不可迫也王元謨使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

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彊弱不敵欲退還姑孰就節下協力當之

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

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

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
自守悉遣精兵助元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爲建
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自請攻東城諮議參軍顏樂之說義宣曰
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湛
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西岸質與劉湛之進攻東城
元謨督諸軍大戰靜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斬湛之
首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煙
焰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單
舸迸走閉戶而泣戶牖也荆州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
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爲亦走其衆皆降散已未解嚴先是帝
嘗以寶劔賜左衛將軍謝莊莊以與魯爽送別及爽以叛誅帝因

宴集問劍所在莊對曰昔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聞其

言甚悅 癸亥以吳興太守劉延孫爲尚書右僕射 六月丙寅

魏主遷如陰山

丙子以武昌王渾爲雍州刺史

朱修之已赴江陵稱元景又留

建康故以渾刺雍州

臧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嬖人何文敬

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給文敬曰詔書唯捕元惡

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敬棄眾亡去質先以妹夫羊沖爲武昌郡

晉起居注武帝太康元年改江夏爲武昌郡又按晉志吳主權以東鄂置武昌郡今壽昌軍是也

質往投之沖已

爲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於南湖

南湖今在壽昌軍武昌縣東入里

擬

運實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其鼻軍主鄭俱兒望見

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紫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并誅

其黨樂安太守任蒼之臨川內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儒仲儒

驥之兄子也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丞相義宣走至江夏聞
巴陵有軍回向江陵眾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步腳痛不能前
僦民露車自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
儀兵眾迎之時荊州帶甲尙萬餘人左右翟靈寶誠義宣使撫慰
將佐以賊質還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
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眾咸掩口
魯秀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惜沮無復神守入
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稍稍離叛魯秀北走考異曰宋略云秀自襄陽敗退將及江陵聞敗
北走今義宣不能自立欲從秀去乃攜息怕及所愛妾五人瞽男
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懼墜馬遂步進竺超民送至
城外更以馬與之歸而城守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

南郡空廨旦日超民收送刺姦

自漢以來公府有刺姦掾

義宣止獄戶坐地歎

曰臧質老奴誤我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

今日分別始是苦魯秀眾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赴

水死就取其首 詔右僕射劉延孫使荆江二州旌別枉直就行

誅賞且分割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爲京畿

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爲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

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疆大故欲分之癸未分揚州浙

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

五郡會稽東陽永嘉臨海新安

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

置郢州治江夏

分荊州之江夏竟陵臨武陵人門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沔陽凡八郡永初郡國志及何

承天志江夏太守本治安陸自此之後徙治夏口今鄂州治江夏縣即其地

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

康

晉武帝省南蠻校尉存方城自油口以東屯營相接悉是南蠻府屯

兵太傅義恭議使鄂州治巴陵尙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

中正對河口通接雍梁實爲津要自夏口入河亦流而上至襄陽又拆流而上至漢中故云通接

雍由來舊鎮根基不易夏口自夏以來夏口自夏以來既有見城浦大容舫於事爲

便守江之備船艦爲急上從之既而荆揚因此虛耗尙之請復合

二州上不許戊子省錄尙書事上惡宗室彊盛不欲權在臣下

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上使王公八座與荊州刺史朱修

之書首志曰王晉尙書一僕射二令爲八座朱蓋二僕射一令也令丞相義宣自爲計書未達

庚寅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從事

中郎蔡超諮議參軍顏樂之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上言賊

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卽常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

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爲官保全城府謹

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爲重上乃原之 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時按才路狹謝莊上表曰夫才生於時古今豈貳士出於世屯泰焉殊升厯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錄白水茂異出於荆宛甯二都智之所產七隩愚之所集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鏡雖原之才使國罔遺賢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登臣管仲升盜趙文非親士疏嗣祁奚豈諂讎比子茹茅以藁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薦賞罰宏明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已捐秦州自季稱冀缺而晦以田采張勃進陳湯而坐以礪齒此先事之盛準亦後王之參鑒臣謂宏普

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舉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如此則上靡棄能下無浮謬矣 庚子魏皇子宏生辛丑大赦改元興光 丙辰大赦 八月甲戌魏趙王深卒 乙亥魏主濬還平城

冬十一月戊戌魏主濬如中山遂如信都十二月丙子還幸靈

靈邱縣自漢以來屬代郡唐爲蔚州

至溫泉宮庚辰還平城 詔以謝莊爲吏部

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自陳曰下官凡人非有達槩異識前以聖道初開未遑引退及此諸夏事甯方陳微請款志未伸仍荷今授被恩之始具披寸心稟生多病天下所悉兩臂癱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痛來逼心氣餘如經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噁噁常如行尸眼患五月來便

不復得夜坐恆閉帷避風日晝夜悵悵爲此不復得朝謁諸王慶
弔親舊持此苦生而使絳綵九流應對無方之訴實由聖慈罔已
然當之信自苦劇若才堪事任而體氣休健承寵異之遇處自效
之塗豈苟欲恩閒辭事邪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己不能不重
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三
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入年便當更申前請以死自固但
庸近所訴恐未能仰徹願侍坐言次賜垂拯助則苦誠至心庶幾
哀允未幾竟以病免 舊稽處士朱百年卒百年少有高情親亡
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簞爲業以樵簞置道頭輒
爲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
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畱錢取樵簞而去或遇寒雪樵簞不售無以

自資輒自撈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顓言元理時爲詩詠往
往有高勝之言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顓友善顓亦嗜酒相遇輒
酣對盡歡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竝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
寒時顓留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顓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
覺引臥具去體謂顓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顓亦爲之傷感顓
故爲東揚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至是卒於山中時年八
十七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
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興宗廓之子也

乙孝建二年

魏拓跋澄
太安元年

春正月魏車騎大將軍樂平王拔有罪賜

死 鎮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請老二月丙寅以爲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慶之固讓表疏數十上又面自陳乃至稽

魏泣涕上不能奪聽以始興公就第厚加給奉頃之上復欲用慶
之使何尙之往起之尙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
而復返尙之慙而止辛巳以尙書右僕射劉延孫爲南充州刺史
夏五月乙未熒惑入南斗 戊戌以湘州刺史劉遵考爲尙書
右僕射 六月壬戌魏改元太安 甲子大赦 戊寅魏主遷畋
於犢倪山甲申還平城 秋七月癸巳立皇弟休祐爲山陽王休
茂爲海陵王休業爲鄱陽王 丙辰魏主潛如河西 雍州刺史
武昌王渾與左右作檄文自號楚王改元永光備置百官以爲戲
矣長史王翼之封呈其手迹八月庚辰廢渾爲庶人徙始安郡上
遣員外散騎侍郎東海戴明寶詰責渾因逼令自殺時年十七
丁亥魏主還平城 詔祀郊廟初設備樂從前殿中曹郎荀萬

秋之議也

晉氏南渡草創二都無樂宗廟雖有登歌亦無二舞及

被符堅得樂工始有金石之樂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南

郊始設登歌此所謂備樂非能備雅樂魏晉以來世俗之樂

上

耳順帝昇明二年十十館度謂朝廷禮樂多違舊典盡指此類

欲削弱王侯冬十月己未江夏王義恭竟陵王誕奏裁王侯車服

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上因諷有司奏增廣爲二十四條聽事不

得南向坐施帳并轡藉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傳

令及油戟公主王妃傳令不得朱服舉不得重擲鄣扇不得雉尾

劔不得爲鹿盧形

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

粟珥不得孔雀白氎夾轂隊

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著袿

衣不得裝面蔽花正冬會不得劔舞杯杵舞長跼伎趯舒丸劔博

山伎緣大幢伎五案伎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

著緹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其封

君既非在三鼎官則不復追故不得稱臣止稱下官諸鎮常行車
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爲飾諸王
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竝不得鹵簿
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
皇子車輿非輅車不得油幢平乘船皆平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
象龍舟悉不得朱油帳鑪不得作五花及豎筍形詔可 以侍中
張暢爲會稽太守初元凶之禍暢助義宣討之甚有功績事平微
爲吏部尙書義宣留不遣及義宣謀逆隨軍東下暢雖署文檄而
飲酒常醉不省文書故義宣敗得以見原至是出守會稽未幾卒
於宣 庚午魏以遼西王常英爲太宰 壬午以太傅義恭領揚
州刺史竟陵王誕爲司空領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宏爲尙書令

是歲以故氏王楊保宗子元和為征虜將軍楊頭為輔國將軍元

和雖楊氏正統朝廷以其年幼才弱未正位號部落無定主頭先

戊葭蘆母妻子弟竝為魏所執

文帝元嘉二十年魏克仇池楊文德敗走頭母妻子弟為魏所執當

在是年二十七年始使頭戊葭蘆

而頭為宋堅守無貳心雍州刺史王元謨上言

請以頭為假節西秦州刺史用安輯其眾俟數年之後元和稍長

使嗣故業若元和才用不稱使應歸頭頭能藩扞漢川使無虜患

彼四千戶荒州殆不足惜若葭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上不從

丙孝建三年

魏拓跋渚太安三年

春正月庚寅立皇弟休範為順陽王休若

為巴陵王戊戌立皇子尚為西陽王 辛丑上祀南郊 壬子

納右衛將軍何瑀女為太子妃瑀澄之曾孫也 甲寅大赦 乙

卯魏立貴人馮氏為皇后遼西郡公朗之女也

馮朗降魏見一百二十二卷文

帝元嘉九年

朗為秦雍二州刺史坐事誅后由是沒入宮 二月丁巳

魏主澄立子宏為皇太子先使其母李貴人條記所付託兄弟然

後依故事賜死 甲子以廣州刺史宗慤為豫州刺史故事府州

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

籤故府州置典籤以主之宋世諸皇子為方鎮者多幼時主皆以

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之權稍重至是雖長王臨藩素族出鎮典

籤皆出納教命執其樞要刺史不得專其職任及慤為豫州臨安

吳喜為典籤

吳分餘抗為臨水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臨安屬吳興郡

慤刑政所施喜每多

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

正一作止

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 丁零數千家匿井陘

山中為盜魏選部尚書陸真與州郡合兵討滅之 閏二月戊午

以尙書右僕射劉遵考爲丹楊尹 癸酉鄱陽哀王休業卒 太

傅義恭以南兖州刺史西陽王子尙有寵將避之乃辭揚州秋七

月解義恭揚州丙子以子尙爲揚州刺史時熒惑守南斗上廢西

州舊館使子尙移治東城以厭之斗揚州分故厭之揚州別駕從事沈懷

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懷文懷

遠之兄也 八月魏主濬敗於河西平西將軍漁陽公尉眷擊伊

吾克其城大獲而還李寶以伊吾敦煌降魏寶既入朝伊吾復叛故擊之九月壬戌以丹

楊尹劉遵考爲尙書左僕射 冬十月甲申魏主濬還平城 丙

午太傅義恭進位太宰領司徒 十一月魏以尙書西平王源賀

爲冀州刺史更賜爵隴西王賀上言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全

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所矜

恤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臣愚以爲是非大
逆赤手殺人其坐賊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有譴使守邊則
是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徭役之家蒙休息之惠虞書曰流宥五
刑此其義也魏主澄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
少生濟之理既多邊戍之兵亦益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會武
邑人石華告賀謀反武邑縣南漢屬信都後漢屬安平晉武帝分
立武邑郡至隋唐爲武邑武強衡水三縣也
有司以聞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爲卿等保之無此明矣命精加
訊驗華果引誣魏主誅之因遣使詔賀曰卿忠誠款至著自先朝
以丹青之繫而受蒼蠅之汙朕登時研檢已加極法卿其善綏所
莅勿以謠謗之言致損慮也賀上書謝書奏魏主顧謂左右曰以
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愼哉 十二月濮陽太守姜

龍駒新平太守楊白倫棄郡奔魏按沈約志漢陽新平皆屬兗州而不載於所置備郡也新平郡又明帝泰始七年立當考又按五代志鄧城縣舊置漢陽郡上欲移青冀二州併鎮歷城議

者多不同青冀二州刺史垣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非

虜所向每來寇掠必由歷城二州并鎮此經遠之略也北又近河

歸順者易近思民患遠申王威安邊之上策也由是遂定青州本

冀州治歷城今并爲一鎮元嘉中官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

利言鑄一錢之費適當一錢之用無贏利也故民不盜鑄及上卽位又鑄孝建四銖形

式薄小輪郭不成錢外國爲輪內方爲郭於是盜鑄者衆難以鉛錫剪鑿古

錢錢轉薄小守宰不能禁坐死免者相繼盜鑄益甚物價踊貴朝

廷患之去歲春詔錢薄小無輪郭者悉不得行民間喧擾是歲始

興郡公沈慶之建議以爲宜聽民鑄錢郡縣置錢署樂鑄之家皆

居署內平其準式去其雜僞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

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剪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

息姦僞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為財剪華利用於

事爲益丹楊尹顏竣駁之以爲五銖輕重定於漢世

漢武帝元狩五年行五銖

錢魏晉以降莫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僞生故也今云開署

放鑄誠所欲同但慮採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

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又云去春所禁一時

施用是欲使天下豐財若巨細總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僞

無極私鑄剪鑿盡不可禁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爲塵

土次今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

匱實爲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

簡費去華專在節儉求贖之道莫此爲貴耳議者又以爲銅轉難得欲去二銖錢茲曰議者以爲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官藏空虛無錢以贖用天下銅少又無以鑄大錢是交弊也議者緣此欲改鑄小錢以救之賑恤舒民愚以爲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民間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一

二年其弊不可復救民慾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遠利未聞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皆甚不可者也乃止魏定州刺史高陽許宗之求取不節深澤民馬超謗毀

宗之

深澤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安平晉以來屬博陵郡後魏博陵郡屬定州唐以博陵郡爲定州後分定州置祁州深澤縣

馬宗之毆殺超恐其家人告狀上超詆訕朝政魏主澄曰此必妄也朕爲天下主何惡於超而有此言必宗之懼罪誣超案驗果然

肅宗之於都南 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卒延之字延年少孤貧
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飲酒不
護細行年三十猶未昏妹適劉穆之子慤之穆之聞其美才將仕
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鴈門周續之隱
居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京師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
畢至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詞辯
延之每折以簡要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
善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爲之下
亮甚疾焉又爲徐羨之等所忌故出爲始安太守黃門郎殷景仁
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羨之等誅徵爲中書侍郎賞遇
甚厚延之疏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

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揚又爲湛所惡出
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其詠嵇康
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可不論途窮能無慟
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
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延之性既褻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
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文帝嘗召延之傳詔頻日尋
覓不值文帝曰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如言訪覓果見延
之在酒肆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帝嘗問以諸子
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
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也延之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
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旁若無人竣後貴重凡所資供延之一

無所受器服宅宇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

笨竹裏也一曰不精也

逢竣南

簿卽屏住道側

尊從之次第曰鹵簿

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

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

竣見賓客盈門竣尙未起延之怒曰恭敬擗節福之基也驕很傲

慢禍之始也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

竣丁父憂裁踰月起爲右將軍丹楊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上不

許遣中書舍人戴明寶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

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

主衣主御衣服唐尙衣奉御之職也

丁大明元年

魏拓跋珪春

正月辛亥朔改元大赦

壬戌魏主鑒

敗於崞山

崞山在雁門郡崞縣

戊辰還平城

魏以漁陽王尉眷爲太尉錄

尙書事

二月魏人寇兗州向無鹽敗東平太守南陽劉胡

無鹽縣自

漢以來屬東平郡 詔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將騎兵東陽太守沈法系將

水軍向彭城以禦之竝受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比至魏兵已去先

是羣盜聚任城荆榛中累世爲患謂之任榛任城縣前漢屬東平郡後漢分爲任城國

後遂爲郡宋省郡爲任城縣屬高平郡申坦請回軍討之上許之任榛聞之皆逃散

時天旱人馬渴乏無功而還安都法系坐白衣領職坦當誅羣臣

爲請莫能得沈慶之抱坦哭於市曰汝無罪而死我哭汝於市行

當就汝矣有司以聞上乃免之 三月庚申魏主遷敗於松山已

已還平城 魏主遷立其弟新成爲陽平王 夏五月吳興義興

大水民飢遣使開倉賑卹 上自卽吉之後奢淫自恣多所興造

丹楊尹顏竣以藩朝舊臣上爲藩王時竣爲僚佐是藩朝舊臣也晉宋之間郡曰郡朝府曰府朝藩王曰

藩朝宋武帝爲宋王齊高帝爲齊王時曰藩朝數懇切諫爭無所回避上浸不悅竣自謂

高帝爲齊王時曰藩朝數懇切諫爭無所回避上浸不悅竣自謂

才足幹時恩顧莫比當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納疑上欲疏之乃求外出以占上意六月丁亥詔以竣為東揚州刺史竣始大

懼 癸卯魏主遷如陰山 雍州所統多僑郡縣刺史王元謨上

言僑郡縣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請皆土斷秋七月辛未

詔并雍州三郡十六縣為一郡郡縣流民不願屬籍屬土著之籍也訛言

元謨欲反時柳元景宗彊羣從多為雍部二千石柳元景列東解人南徙僑居於

雍乘聲皆欲討元謨元謨令內外晏然以解眾咸馳使啟上具陳

本末上知其虛遣主書吳喜撫慰之主書後漢尚書令史之職漢尚書書有主書令史二十一

人江左以水中且報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君臣之際足以相保

聊復為笑申卿削頭耳元謨性嚴未嘗妄笑故上以此戲之 八

月己亥魏主還平城 甲辰徙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為

南兗州刺史以太子詹事劉延孫為南徐州刺史初高祖遺詔以

京口要地去建康密邇自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之先雖與

高祖同源而高祖屬彭城延孫屬彭城呂二縣彭城彭城郡從來不序昭

穆上既命延孫鎮京口仍詔與延孫合族使諸王皆序長幼上聞

門無禮不擇親疏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又誅太

子劭丞相義宣皆有大功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

利兵止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更徙

之廣陵南兗州時以延孫腹心之臣使鎮京口以防之魏主澄

將東巡冬十月詔太宰常英起行宮於滌西魏收地形志遼西郡肥如縣有

黃山十二月丁亥更以順陽王休範為桂陽王魏州鎮五蝗遣

使賑之

成大明二年魏拓跋澄太安四年春正月丙午朔魏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

之吉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魏主澄以士民多因酒致鬪及議國

政故禁之增置內外候官同察諸曹及州鎮或微服雜亂於府寺

閒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百官贓滿二丈者皆斬又

增律七十九章 辛亥上祀南郊 乙卯魏主澄如廣甯溫泉宮

遂巡平州庚午至黃山宮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觀滄海戊寅南如

信都敗於廣川廣川縣前漢屬廣川國後漢屬清河郡晉屬勃海郡魏收地形志屬長樂郡長樂即信都也五代志

曰北齊廢廣川入東萊劉昫曰隋於舊縣東八十里置新縣尋改為長河縣屬德州乙酉以金紫光祿大夫

褚湛之為尚書左僕射 丙戌建平宣簡王宏以疾解尚書令三

月丁未卒宏字休度少而閑素篤好文籍文帝寵愛殊常為立第

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為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曉政事上甚

信仗之至是卒上痛悼甚至自爲墓誌銘并誌 丙辰魏主澄還
平城起太華殿是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傾巧說魏主大起宮室中
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況建國已
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西堂溫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
臨望縱有修廣亦宜馴致不可倉猝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
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況四萬人之勞
費可勝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魏主納之允好切諫朝廷事有
不便允輒求見魏主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
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魏主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
遇之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魏主省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
子何不作書於眾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

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
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高允者乃忠臣
也朕有過未嘗不而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其知
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
侯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數十百人部下吏謂中書之吏而
皆事允在部下者而
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主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
右徒立旁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今皆
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小不過爲郎汝
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以
自給司徒陸麗言於魏主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立
也置也建也謂不
能建置家業也魏主曰公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乃言其貧乎

卽日至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糲袍厨中鹽菜而已魏主歎息曰
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璉爲長樂太
守允固辭不許魏主重允常呼爲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天喜然
者有生所不能無也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爲人卓茂字子康
劉寬字文饒
編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乃
知古人爲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訥訥不能出口余
嘗呼爲文子昔崔司徒嘗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
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爲然及司徒得罪起於纖微詔指臨責司
徒聲嘶股栗殆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皆無人色高子獨敷
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人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
神聳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方用事威振四海嘗召百官於都

坐王公已下皆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以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者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 乙

丑魏東平成王陸侯卒 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綏爲安陸王

帝不欲權在臣下六月戊寅分吏部尚書置二人

吏部尚書掌銓選以其權重

左謂之大尚書言其位在與諸曹殊絕也今置二人以分其權以都官尚書謝莊度支尚書吳郡

顧覲之爲之

漢置六曹尚書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魏省宋復置隋改都官爲刑部尚書改度支爲民部尚書唐

避太宗諱改又省五兵尚書

曹魏置五兵尚書隋改曰兵部尚書

初晉世散騎常侍

選望甚重

上之所選爲選

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

輕上欲重其選乃用當時名士臨海太守孔覲司徒長史王彧爲

之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

雖主意欲爲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
不異言選部貴重與前時無異也覲琳之之孫孔琳之事桓元不務迎合諛諛其廢錢用穀帛復肉刑咳謚
之兄孫也

裴子野論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尙矣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
里告諸六事而後貢於王庭六事周之大卿也其在漢家州郡積其功

能五府舉爲掾屬三公參其得失尙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
閱者眾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所失宏多夫厚貌
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況今萬品千羣俄折乎一
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豔風遂行不可抑止干進務得
兼加諂瀆無復廉恥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敗不可紀綱假使
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況後之官人者哉

孝武雖分曹爲兩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三暮四其庸愈乎莊子曰狙

公賦羊日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

丙申魏主遷旼於松山秋七月庚午如河西南彭城民高闔

南渡僑立南彭城郡於晉陵界沙門曇標以妖妄相扇與殿中將軍苗允等謀作

亂立闍爲帝事覺甲辰皆伏誅死者數十人於是下詔沙汰諸沙

門設諸科禁嚴其誅坐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尼多出入

宮掖此制竟不能行中書令王僧達幼聰警能文文帝召見德

陽殿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性好鷹犬與閭里

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之令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

陳書滿席舉論文義慧觀酬荅不暇深相稱美爲宣城太守性好

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詞辨訟多在

獵所民或相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孝武嘗獨召見
傲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
面向天子尚書令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嘗於宅設八關齋大集
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耶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曰案養
一老狗放無處去去已復還尚之失色其跌蕩不拘如此帝初踐
阼擢爲僕射居顏劉之右

顏敏劉延孫
帝之腹心也

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一

二年閒卽望宰相旣而遷護軍怏怏不得志累啟求出上不悅由
是稍稍下遷五歲七徙再被彈削僧達旣恥且怨所上表奏辭旨
抑揚又好非議朝政上已積憤怒會黃門郎路瓊之宅與僧達門
並當盛車服詣僧達而瓊之父慶之嘗爲王氏門下驕後瓊之以
太后兄子故貴顯恃此乃敢詣之而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

下囑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於帝
曰我尙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
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太后又謂帝
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會高閹反上因誣僧達與閹通謀八月
丙戌收付廷尉賜死

沈約論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
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爲周師傳說去叔築爲殷相明敬幽仄
書曰明明揚側陋唯才是與逮於一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
陋敬與揚同

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世分爲二途也魏
武始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
時俯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謂諸州中正也因此相沿遂爲成法周

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
裴子野論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
公子孫還齊布衣之伍士庶雖分本無華素之隔自晉以來其
流稍改草澤之士猶顯清途降及季年專限閥閱自是三公之
子傲九棘之家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族伯子男位焉後世直謂九棘爲九
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相驕矜互爭銖兩唯論門戶不問
賢能以謝靈運王僧達之才華輕躁使其生自寒宗猶將覆折
重以怙其庇廕召禍宜哉

九月乙巳魏主濬還平城 丙寅魏大赦 冬十月甲戌魏主濬
北巡欲伐柔然至陰山會雨雪魏主欲還太尉尉眷曰今動大眾
以威北狄去都不遠而車駕還還虜必疑我有內難將士雖寒不

可不進魏主從之辛卯軍於車輪山魏收地形志秀容郡敷城縣有車輪泉神積射

將軍殷孝祖築兩城於清水之東魏鎮西將軍封敕文攻之清口

戌主振威將軍傅乾愛拒破之孝祖羨之曾孫也上遣虎賁主龐

孟糾救清口虎賁主上虎賁士考異曰宋顏師伯傳云魏遣清水公捨賁救文寇清口世祖遣孟糾及殷孝祖赴討魏

本紀孝祖修兩城於清水青冀二州刺史顏師伯遣中兵參軍荀

思達助之敗魏兵於沙溝按北清口非清水人淮之口乃濟水與故水合之口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

西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注云魏廷之所謂清口也濟水又北過須昌穀城臨邑盧縣又東北與中川水合注云中川水與

賓溪水合而北流逕盧縣故城師伯駿之族兄也上遣司空參軍東又北流人濟作謂之沙溝水

卜天生將兵會傅乾愛及中兵參軍江方興共擊魏兵屢破之斬

魏將窟瓌公等數人十一月魏征西將軍皮豹子等將三萬騎助

封敕文寇青州顏師伯禦之輔國將軍焦度刺豹子墜馬獲其鎧

稍具裝手殺數十人度木南安氏也 魏主潛自將騎十萬車十

五萬兩繫柔然度大漠旌旗千里柔然處羅可汗遠遁其別部烏

朱鴛頽等帥數千落降於魏魏主刻石紀功而還 初上在江州

山陰戴法興戴明寶蔡閑爲典籤及卽位皆以爲南臺侍御史兼

中書通事舍人

御史臺謂之南臺晉初置中書舍人通事各一人江左令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議奏案又掌

詔命是歲三典籤竝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閑已卒追賜之時

上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

今素見親待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爲上所知亦以爲

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

宋齊之閒

凡參決機務率皆謂之參懷

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

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竝累千

金吏部尚書顧顗之獨不降意於法興等蔡興宗與顗之善嫌其

風節太峻顗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

魏明帝時劉放

孫資制新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川事眾皆影附大人宜少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爲公而卑其高節邪顗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己守道而聞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顧著定命論以釋之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二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宋紀十一

起大明三年
盡大明八年

世祖孝武皇帝下

紀大明三年

魏拓跋潛
太安五年

春正月己巳朔兗州兵與魏皮豹子戰於

高平兗州兵不利

己丑以驃騎將軍柳元景為尙書令右僕射

劉遵考為領軍將軍

己酉魏河南公伊馘卒

二月乙卯以揚

州六郡為王畿

六郡丹楊淮南宣城
吳郡吳興義興也

更以東揚州為揚州徙治會

稽

置東揚州見上
卷孝建元年

猶以星變故也

星變見上卷
孝建三年

三月庚寅以義

興太守垣闓為兗州刺史闓遵之子也

垣遵即垣苗也武帝西征長安使遵守洛陽城據

河濟之會後人謂之垣苗城 夏四月乙巳魏主澄立其弟子推為京兆王

竟陵王誕知上意忌之亦潛為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

治仗誕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上以為中

書侍郎智淵夷之弟子也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

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是時道路皆云誕反會吳

郡民劉成上書稱息道龍昔事誕見誕在石頭城修乘輿法物習

唱警蹕道龍憂懼私與伴侶言之誕殺道龍又豫章民陳談之上

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書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

詛詠之密以啟聞誕誣詠之乘酒罵詈殺之上乃令有司奏誕罪

惡請收付廷尉治罪乙卯詔貶誕爵為侯遣之國詔書未下先以

羽林禁兵配兗州刺史垣閭使以之鎮爲名與給事中戴明寶襲
誕閭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門爲內
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

養數百人執蔣成勒兵自衛天將曉明寶與閭帥精兵數百人猝

至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自在門上斬蔣成赦作徒繫囚

作徒坐徒

罪居作者繫囚開門擊閭殺之

考異曰宋略云己亥殺閭按本紀乙卯貶誕符今從之

明寶

從閒道逃還詔內外纂嚴以始興公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南充州刺史將兵討誕甲子上親總禁兵頓宣武堂司

州刺史劉季之誕故將也素與都督宗慤有隙

宗慤爲豫州兼督司州

聞誕

友恐爲慤所害委官閒道自歸朝廷至盱眙盱眙太守鄭瑗疑季

之與誕同謀邀殺之沈慶之至歐陽

水經注曰吳城邪溝通江淮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

聖朝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孝武大明三年

承歐陽引江入塘六十里至廣慶城余據此地則今之真州關也

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愍齋書說

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誕焚郭邑驅居民悉使入城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即加誅戮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扞徐兗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蹈戈萬沒豈顧盈定之期冀在旦夕又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家語孔子觀周入后殿之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人之慎言上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暮親在建康者竝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內出奔者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公垂白之年何苦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

壯故耳上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自土去城十八

里又進軍新亭

此新亭在廣陵城外非建康之新亭也

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

道隆竝帥眾來會兗州刺史沈僧明慶之兒子也亦遣兵助慶之

先是誕誑其眾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慤也誕見

諸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將步騎敗

百人親信竝自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

晉安帝分廣陵立海陵郡今泰州也誕自廣陵

北門晉言出戰邪而趨東則海陵之路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之誕行十餘里眾

皆不欲去互請誕還城誕曰我還易耳卿能爲我盡力乎眾皆許

諾誕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眾凡府州文武皆加秩以主簿劉琨

之爲中兵參軍琨之導考之子也辭曰忠孝不得竝琨之老父在

不敢承命誕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右衛將軍垣護之虎賁

中郎將殷孝祖等擊魏還至廣陵上竝使受慶之節度慶之進營

逼廣陵城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開視悉

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

援南史作投

請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

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護送

東楊州刺史顏竣遭母憂送喪還都上恩待猶厚竣時對親嘗有

怨言或語及朝廷得失會王僧達得罪疑竣譖之將死具陳竣前

後怨望誹謗之語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徵之劾奏免竣官竣愈懼

上敕陳謝且請遜命上益怒詔荅曰卿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

過煩思慮懼不自全豈爲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反上

遂誣竣與誕通謀五月收竣付廷尉先折其足然後賜死妻子徙

交州至宮亭湖

宮亭湖卽彭蠡湖在彭澤縣西

復沈其男口 六月戊申魏主璽

如陰山 上命沈慶之爲三烽於桑里

桑里在廣陵城西南

若克外城舉一

烽克內城舉兩烽擒劉誕舉三烽璽書督趣前後相繼慶之焚其

東門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

爲樓車推進以攻城故曰行樓

值久雨

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自

四月至於秋七月雨止城猶未拔上怒命太史擇日將自濟江討

誕太宰義恭固諫乃止誕初閉城拒使者記室參軍山陰賀彌固

諫誕怒抽刀向之乃止誕遣兵出戰屢敗將佐多踰城出降或勸

彌宜早出彌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

違背唯當以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謀開門納官軍

不果斬關出降誕爲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

康之數日而死誕以中軍長史濮陽范義爲左司馬義母妻子皆

在城內或謂義曰事必不振子其行乎義曰吾人吏也子不可以
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而括吾弗爲也沈慶之帥眾攻
城身先士卒親犯矢石乙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誕聞
兵入走趨後園隊主沈盾之等追及之擊傷誕墜水引出斬之誕
母妻皆自殺初誕發民築廣陵城躬自循行有人干輿大罵曰大
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使執之問其本末荅曰姓夷名孫家在
海陵天公去年與道佛共議欲除此閒民人道佛苦諫得止今大
禍將至何不立六愼門誕問六愼門云何荅曰古有言禍不過六
愼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誕前後所見妖怪非一及城陷之日雲
霧晦冥白虹臨北門互屬城內上聞廣陵平出宣陽門敕左右皆
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上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

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上不悅詔貶誕姓雷氏廣陵
城中士民無大小悉命殺之沈慶之請白五尺以下全之其餘男
子皆死女子以爲軍賞猶殺三千餘口凡應誅者上遣長水校尉
宗越臨決皆先劓腸抉眼或笞而鞭腹苦酒灌創然後斬之苦酒
之類越對之欣欣若有所得上欲聚其首於石頭南岸爲京觀侍
中沈懷文諫不聽竟築之號爲憫懷山每風晨雨夕常聞號哭之
聲初誕自知將敗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粹
匿於民間謂曰事若不濟思相全脫如其不免可深埋之各分以
金寶齎送既出門竝散走唯曇濟不去攜負景粹十餘日捕得斬
之臨川內史羊璠坐與誕素善下獄死擢梁曠爲後將軍贈劉琨
之給事黃門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

其尸送喪歸豫章上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興宗抗言對曰陛下
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上有慙色宗越治軍嚴善爲營
陳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行前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
參差 辛未大赦 丙子以丹陽尹劉秀之爲尙書右僕射秀之
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其在丹陽爲政清肅以身率下遠近悅
服 丙戌以南兗州刺史沈慶之爲司空刺史如故 八月庚戌
魏主澄如雲中壬戌還平城 九月壬辰築上林苑於元武湖北
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築北 初晉人築南郊壇於巳位尙書右丞
附立元武湖於樂游苑北 陸澄并同爰議甲午詔徙於牛頭山
牛頭山在今建康府上元縣南四十里兩峰如闕 直官城之午位 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鸞宮於西郊 是歲帝

命尚書左丞荀萬秋造五路依金根車加羽葆蓋

五路之制與金根車不同加羽

葆蓋愈非古矣沈約曰秦蜀三代之車獨取殿制古曰桑根車秦曰金根車

庚大明四年魏北魏齊春正月甲子朔魏大赦改元和平 辛未

上祀南郊乙亥上耕籍田大赦 己卯詔祀郊廟初乘玉路 庚

寅立皇子子勛為晉安王子房為尋陽王子頊為歷陽王子鸞為

襄陽王 魏散騎常侍馮閭來聘 二月魏衛將軍樂安王良討

河西叛胡以下文類胡詣長安首罪觀之此河西蓋謂自龍門東至華陰河之西岸也 三月魏人寇

北陰平孔堤陰平道漢屬廣漢屬國都尉治武帝泰始中分立陰平郡宋分立南陰平北陰平二郡五代志晉安郡陰

平縣宋立北陰平郡宋自曰文州陰平郡魏國時其羌所據永嘉之後羌虜數反遂立郡以遏之輿地志云晉永嘉末太守王鑒以

郡降李雄言人於是悉流移於蜀漢其氏羌並屬楊茂按此郡不復預受正朔故南史諸志悉無所錄其晉人流寓於蜀者仍於益

州立南北二陰平寓於漢中者亦於梁州立南北二陰平魏收地形志武都郡有孔堤縣五代志武都建威縣後周并西魏之孔堤

郡及縣入焉此時魏人蓋寇北陰平之孔堤縣也北陰平太守楊歸子擊破之改正通鑑

傳及宋略二書乃改孔堤為朱堤則身之以為朱提郡有南中時

漢南州去陰平其遠又引魏收地形志言武都郡原有孔堤縣則

孔堤二字不宜改朱提明矣但身之於北陰平下作長註隔絕句

讀而朱提二字又不明為改正則讀者終未明了今依李武本紀

改朱提為孔堤又移孔堤二字於北陰平之下則讀者自明矣何必紛紛致辨哉甲申皇后親桑於西

郊皇太后親禮 夏四月魏太后常氏殂五月癸丑魏葬昭太后

於鳴雞山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北三十里有延河東流北有鳴雞山史記趙襄子殺代王於夏屋其縣為代王天人襄

子星之至此曰代已亡矣吾將安歸乎遂磨笄於山而自殺代

人憐之為立祠焉因名為磨笄山每夜有野雞羣鳴於祠屋上故亦

謂之鳴雞山杜佑曰嬌州治懷 丙戌尚書左僕射褚湛之卒

戎縣有鳴雞山木名磨笄山

吐谷渾王拾寅兩受宋魏爵命居止出入擬於王者魏人忿之定

陽侯曹安表言拾寅今係白蘭若分軍出其左右必走係南山不

過十日人畜乏食可一舉而定六月甲午魏遣征西大將軍陽平

王新成等督統萬高平諸軍出南道南郡公中山李惠等督涼州
諸軍出北道以擊吐谷渾 魏崔浩之誅也史官遂廢至是復置

河西叛胡詣長安首罪魏遣使者安慰之 秋七月遣使如魏

甲戌開府儀同三司何尙之卒尙之字彥德少時頗輕薄好擣
蒲既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尙之
雅好文義老而不休立身簡約車服率素秉衡當朝畏遠權柄親
戚故舊一無薦舉旣以致怨亦以此見黜 壬午魏主濬如河西

魏軍至西平

西平漢落都之地禿髮所都
樂都即落都也唐爲鄯州

吐谷渾王拾寅走保

南山九月魏軍濟河追之會疾疫引還獲雜畜三十餘萬 庚午

魏主濬還平城 丁亥徙襄陽王子鸞爲新安王 冬十月庚寅

詔沈慶之討綠江蠻 前廬陵內史周朗少而好奇雅有風氣與

兄嶠志趨不同嶠甚疾之朗性至孝母亡哭泣必慟而不能盡居

喪常節為有司所糾帝以其前疏切直且多自誇張深惡之詔曰

朗悖禮利口將亂典刑特鎖付甯州於道殺之朗之行也侍中蔡

興宗方在直請與朗別坐白衣領職十一月魏散騎常侍盧度

世等來聘是歲上徵青冀二州刺史顏師伯為侍中師伯以諂

佞被親任羣臣莫及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帝嘗與之撈蒲上擲得

雉自謂必勝師伯次擲得盧撈蒲采名有黑積有雉有盧得盧者勝上失色師伯還

斂子曰幾作盧是日師伯一輸百萬柔然攻高昌殺沮渠安周

滅沮渠氏文帝元嘉十六年魏克涼州沮渠無諱與弟安周西走保據高昌今為柔然所滅以闕伯周為

高昌王高昌稱王自此始

辛丑大明五年魏拓跋珪春正月戊午朔朝賀雪落太宰義恭衣有

和平二年

六出義恭奏以為瑞上悅義恭以上猜暴懼不自容每卑辭遜色曲意祇奉由是終上之世得免於禍 二月辛卯魏主遷如中山

丙午至鄴遂如信都 三月遣使如魏 看流星數千萬或長或

短或大或小竝西行至曉而止 魏主遷發并肆州民五千人治

河西獵道 魏道武天賜二年分并州北境為九原鎮太武嘗若七年置肆州宋白曰十三州志云漢末大亂匈奴侵邊自

定襄已西盡雲中鴈門之閒遼寧曹公集荒郡之戶聚之九原界以立新興郡領五原等縣即唐忻州定襄縣之地後魏書云太平

二年置肆州寄理秀容城秀容縣所州所治即漢末所置九原縣也 辛巳還平城獲邱南有山高四

百餘丈詔羣官仰射山峰無能踰者魏主彎弧發矢出山三十餘

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 夏四月癸巳更以西陽王

子尙為豫章王 庚子詔經始明堂直作大殿於丙巳之地制如

太廟唯十有二間為異 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年十七司馬新

野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欲自專處決深之及主帥每禁之主帥

典籤也又齊內亦有主帥謂之齊帥常懷忿恨左右張伯超有寵多罪惡主帥屢責

之伯超懼說休茂曰主帥密疏官過失欲以啟聞如此恐無好言

得罪休茂曰為之奈何伯超曰惟有殺行事及主帥行事謂舉兵

自衛此去都數千里雍州鎮襄陽去建康水行四千餘里縱大事不成不失入虜中

為王休茂從之丙午夜休茂與伯超等帥夾轂隊宋諸王有夾轂隊蓋左右親兵

也出則夾車為衛殺典籤楊慶於城中出金城殺深之及典籤戴雙徵集

兵眾建牙馳檄使佐吏上己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黃

鉞侍讀博士荀詵諫侍讀博士授諸王經者也休茂殺之伯超專任軍政生殺

在己休茂左右曹萬期挺身斫休茂不克而死休茂出城行營諮

議參軍沈暢之等帥眾閉門拒之休茂馳還不得入義成太守薛

繼考爲休茂盡力攻城克之斬暢之及同謀數十人其日參軍尹
元慶復起兵攻休茂生擒斬之母妻皆自殺同黨伏誅城中擾亂
莫相統攝中兵參軍劉恭之秀之之弟也眾共推行府州事繼考
以兵脅恭之使作啟事言繼考立義自乘驛還都上以爲北中郎
諮議參軍賜爵冠軍侯事尋泄伏誅以元慶爲射聲校尉上自卽
位以來抑黜諸弟旣克廣陵欲更峻其科沈懷文曰漢明不使其

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

見四十五卷
永平十五年

陛下旣明管蔡之誅

願崇唐衛之寄

周成王旣誅管叔因蔡叔封叔虞
於唐封康叔於衛以藩屏周室

及襄陽平太宰

義恭探知上指請裁抑諸王不使任邊州及悉輸器甲禁絕賓客

沈懷文固諫以爲不可乃止上畋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

中謝莊居守以啓信或虛

梁傳也刻
本爲合符

執不奉旨須墨敕乃開

墨敕
手敕

也 上後因燕飲從容曰卿欲效邳君章邪

邳君字君章事見四十三卷漢光武建武十三

年 對曰臣聞王者祭祀收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

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魏大旱詔州郡

境內神無大小悉灑掃致禱俟豐登各以其秩祭之於是羣祀之

廢者皆復其舊

魏罷羣祀見一百二十四卷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秋七月戊寅魏主澄

立其弟小新成為濟陰王

大明元年魏主立其弟新成為陽平王此小新成又陽平王之弟也

東大將軍鎮平原

平原河津之要時魏未得齊故於此置鎮

天賜為汝陰王加征南

大將軍鎮虎牢

虎牢宋舊鎮為司州刺史治所魏得之置係州

將軍鎮和龍

和龍燕舊鎮魏得之為鎮後為營州

洛侯為廣平王 壬午魏主澄

巡山北八月丁丑還平城 戊子立皇子子仁為永嘉王子真為

始安王 九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沈慶之固讓司空柳元景固

讓開府儀同三司詔許之仍命慶之朝會位次司空俸祿依三司

考異曰宋略此事在戊戌按元景在從公之上慶之家素富產業

累萬金童奴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先有四宅室宇甚麗又有

園舍在吳湖

按南史齊武帝永明元年望氣者云新林吳湖東府西有王氣正月甲子築青溪舊宮作新吳湖苑以厭

之則吳湖當在慶之一夕攜子孫及中表親戚徙居吳湖以四宅

輸官慶之多蓄妓妾優游無事盡意歡娛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牽

素從者不過三五人每晨桑劇月無人從行過之者不知其為三

公也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嘗歡飲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

知書請口授頭師伯上即令師伯執筆慶之即口占曰微生遇多

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

房上甚悅眾坐并稱其辭意之美 甲戌移南豫州治于湖丁丑

以潯陽王子房爲南豫州刺史 閏月戊子皇太子妃何氏卒諡

曰獻妃 丙申初立馳道自閭闔門至於朱雀門又自承天門至

於元武湖 壬寅更以歷陽王子頊爲臨海王 冬十月甲寅以

南徐州刺史劉延孫爲尚書左僕射右僕射劉秀之爲雍州刺史

乙卯以新安王子鸞爲南徐州刺史子鸞母殷淑儀寵傾後宮

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所呵遇者莫不入子鸞之府及爲南徐州

制吳郡以屬之

吳郡自晉氏渡江以來屬揚州最爲近畿大都

初巴陵王休若爲北徐州

刺史以山陰查張岱爲諮議參軍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子頊爲

廣州豫章王子尚爲揚州晉安王子勛爲南兖州岱歷爲三府諮

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不相失或謂岱曰主王

既幼

江右以來諸王出鎮僚屬呼爲主王諸公府僚呼爲主公

執事多門而每能輯和公私云

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
客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及子鸞爲南徐
州復以岱爲別駕行事岱永之弟也子鸞嘗遣其諮議參軍清河
崔道固往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所生母賤諸兄輕
侮之略無兄弟之禮至是逼其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
取因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爲咸拜
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
母子而賤其諸兄 魏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等來聘明根雅之
從祖弟也 魏廣平王洛侯卒 十二月壬申以領軍將軍劉遵
考爲尚書右僕射 甲戌制民戶歲輸布四匹 是歲詔士族雜
婚者皆補將吏雜婚謂與工商
雜戶爲婚也 士族多避役逃亡乃嚴爲之制捕

得卽斬之往往奔竄湖山爲盜賊沈懷文諫不聽

齊大明六年

魏拓跋珪
和平三年

春正月癸未魏樂浪王萬壽卒 辛卯上

祀南郊又祀五帝於明堂以文皇帝配大赦 丁未策秀孝於中

堂揚州秀才顧瀛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

聖當
作王

躬化易

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上覽之惡其諒直投策於地 二月乙卯

復百官祿

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以軍興
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

三月庚寅立皇子子元

爲邵陵王 初侍中沈懷文數以直諫忤旨懷文素與顏竣周朗

善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默然侍中王

或言次稱竣明人才之美懷文與相酬和顏師伯以白上上益不

悅上嘗出射雉風雨驟至懷文與王或江智淵約相與諫會召入

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或曰懷文所啟宜從智淵

未及言上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恆知人事又曰顏竣

小子恨不先鞭其面上每燕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嘲謔無度懷文

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上謂故欲異己謝莊嘗戒懷文曰卿每與

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

所得耳上乃出懷文為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領廣陵太守懷文

詣建康朝正朝正謂赴元正朝會也事畢遣還以女病求申期至是猶未發

免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還東懷文吳興人吳興在建康東上聞大怒收付

廷尉丁未賜懷文死懷文三子澹淵冲行哭為懷文請命見者傷

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上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見視也言其在

塗炭之中不堪著眼也願陛下速正其罪言速正其罪者婉而導之謂上竟若正其罪當不至於死也

殺之夏四月淑儀殷氏卒考異曰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義宣敗後帝密取之假姓殷氏左右言

湘者多死或云貴妃是殷政家人追拜貴妃諡曰宣上痛悼不已

精神爲之罔罔頗廢政事五月壬寅太宰義恭解領司徒是

月有星前赤後白大如甌尾長十餘丈出東壁北西行沒天市

嗽有聲六月辛酉東昌文穆公劉延孫卒庚午魏主濬如陰

山魏石樓胡賀略孫反石樓胡即吐京胡也吐京有石樓山長

安鎮將陸真討平之魏主濬命眞城長蛇鎮長蛇鎮在南田縣東

吳山縣氏豪仇儼檀反眞討平之卒城而還秋七月壬寅存疑

後支干推之則此處焉得有壬寅非壬申則壬午也魏主濬如河

西甲申地震兖州尤甚有聲如雷於是魯郡山搖者三乙未

立皇子子雲爲晉陵王是日卒諡曰孝初晉庾冰議使沙門敬

土者桓元復述其議竝不果行至是上使有司奏曰儒漢枝派名

墨條分

班志儒家助人君康隆備明教化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

道取爲高法家信賞必罰以結禮制名家正名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墨家貴於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尚同至於崇親嚴

上厥猷靡爽唯浮圖爲教反經提佛

釋氏以自西天竺來者爲經中國沙門譯而演其義者爲

傳提拈

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倨尊威夫佛以謙

昇自牧忠虔爲道甯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

謂拜四輩而不拜父母也釋氏有所

請戒外四聖佛一也菩薩二也圖

稽顙耆臘而直體萬乘者哉門

重戒禮以捨俗爲僧之年爲始耆老也直體謂不屈身也

今鴻源遙洗羣流仰鏡九僊寶百

神聳職而畿輦之內舍弗臣之氓陞席之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

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比當盡虔

禮敬之容依其本俗九月戊寅制沙門致敬人主及廢帝卽位復

舊乙未以尙書右僕射劉遵考爲左僕射丹楊尹王僧朗爲右

僕射

侯射僧朗或之父也

冬十月壬申葬宣貴妃於龍山

九域志江南府有龍山

山形似龍江甯府即建康

鑿岡通道數十里民不堪役死亡甚眾

亡逃也自江

南葬埋之盛未之有也又爲之別立廟

魏員外散騎常侍游明

根等來聘

辛巳加尙書令柳元景司空

十一月壬寅魏主濬

還平城

南徐州從事史范陽祖沖之上言何承天歷疏舛猶多

何承天撰歷見一百二十四卷文帝元嘉二十一年

更造新歷以爲舊曆冬至日有定處未

盈百載輒差二度今令冬至日度歲微差將來久用無煩屢改

又子爲辰首位在正北虛爲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

今歷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又日辰之號甲子爲先歷漢設元應在

此歲今歷止元歲在甲子又承天漢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今漢交

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

所謂今歷今歲皆祖沖之更造者也歷家分止元中元下元甲子各六十

年凡一百八十年而下元
甲子終矣復於上元甲子上令著歷者難之不能屈會上晏駕不
果施行

梁大同七年

魏拓跋澄和平四年

春正月丁亥以尚書右僕射王僧朗為太

常衛將軍顏師伯為尚書僕射上每因宴集使羣臣自相嘲訐以
為樂吏部郎江智淵素恬雅漸不會旨嘗使智淵以王僧朗戲其
子或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
惜僧安智淵之父也智淵伏席流涕由是恩寵大衰又議殷貴妃
諡曰懷上以為不盡美甚銜之他日與羣臣乘馬至貴妃墓輒鞭
指墓前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懼竟以憂卒

日宋略曰帝既以僧安厚智淵自是識之無度智淵不堪其恥退而自殺今從宋書智淵愛好文學辭采清

贍上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宴私甚數多命羣臣三五人游集智

淵常爲其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每以越眾爲慚未嘗有喜色每從游幸與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當呼己聳動愧慙形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 己丑以尙書令柳元景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是夜通天薄雲四方合有八氣蒼白色長二三丈乍見乍沒名刁星 二月甲寅上巡南豫南兗二州丁巳校獵於烏江

烏江縣始見於晉書屬淮南郡不記置立宋屬歷陽郡宋白曰晉太康六年於東城界置烏江縣

壬戌大赦

甲子如瓜步山壬申還建康 夏四月甲子詔自非臨軍戰陳竝不得專殺其罪應重辟者皆先上須報違犯者以殺人論 五月丙子詔曰自今刺史守宰勳民興軍皆須手詔施行唯邊隅外警及姦讞內發變起倉猝者不從此例 戊寅以左民尙書蔡興宗左衛將軍袁粲爲吏部尙書粲淑之兄子也上好狎侮羣臣自太

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元謨為老僮

江南人呼

中州人為僮王元謨大原人也故呼之僕射劉秀之為老慳顏師伯為齷齪齷齪也其餘

短長肥瘦皆有稱目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

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路以為歡笑又龍一崑崙奴崑崙國在令

以杖擊羣臣尚書令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唯憚蔡興宗方嚴不

敢侵嫖顏師伯謂儀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

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

召蔡豫章與宗父廓也書為豫章太守故稱之蔡尚書今日可謂

能負荷矣左傳子產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王又好為文章自謂人莫能及中

書舍人鮑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照文辭素瞻逸人見其然

咸謂其才盡而照不為之辯王寅魏主澄如陰山六月戊辰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孝武大明七年

以秦郡太守劉德願爲豫州刺史德願懷慎之子也上旣葬殷貴妃數與羣臣至其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應聲慟哭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故用爲豫州刺史以賞之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貴妃志亦嗚咽極悲他日有問志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上爲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敏省讀書奏能七行俱下又誓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晉孝武末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上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嬖妾幸臣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江左諸帝旣崩以其所居廢爲陰室祿卿服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以葛爲燈籠以麻爲繩拂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荅獨曰田舍公得此已爲

過矣顓淑之兄子也 秋八月乙丑立皇子子孟爲淮南王子產
爲臨賀王 丙寅魏主濬敗於河西九月辛巳還平城 庚寅以
新安王子鸞兼司徒 丙申立皇子子嗣爲東平王 冬十月癸
亥以東海王禕爲司空 己巳上較獵姑孰 魏員外散騎常侍
游明根等來聘明根奉使三返上以其長者禮之有加 十一月
癸巳上習水軍於梁山十二月丙午如歷陽甲寅大赦 己未太
宰義恭加尚書令 癸亥上還建康 是歲立皇子子師爲南海
王 以前車騎參軍劉懷珍爲黃門郎孝建初懷珍嘗爲江夏王
義恭大司馬參軍直閣將軍隨府轉太宰參軍旣而以軍功拜樂
陵河間二郡太守竟陵王誕反郡人王弼門族甚盛勸懷珍起兵
助誕懷珍殺之帝嘉其誠除豫章王子尚車騎參軍母憂去職服

閔往見義恭義恭曰別子多年那得不老對曰公恩未報何敢便老義恭善其對遂擢是職

甲大四年

魏拓跋濟和平五年

春正月丁亥魏主濬立其弟雲爲任城王

戊子以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領司徒二月辛丑特進朱修

之卒修之立身清雅其在荊州時百城贈賂一無所受唯以蠻人

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吏賂之未嘗入己去鎮之日秋毫

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牛馬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而儉刻

無潤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飢寒不立修之未曾供贍嘗往視姊姊

爲設菜羹雞飯以激之修之曰此乃貧家好食致飽而去夏閏

五月壬寅太宰義恭領太尉上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

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少有醒

時常憑几昏睡或外有奏事卽肅然整容無復酒態由是內外畏

之莫敢弛情庚申上殂於玉燭殿

年三十五

詔太宰義恭解尚書令

加中書監以驃騎將軍南兖州刺史柳元景領尚書令入居城內

入居臺城之內也建康無外城設六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

始興公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悉委慶之尚書中事委僕射顏師

伯外監所統委領軍將軍王元謨

舊制外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文帝元嘉十八年

以趙伯符爲領軍將軍始統領外監是日太子字業卽皇帝位年十六大赦吏部尚

書蔡興宗親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情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

昭不戚叔孫知其不終

左傳魯襄公薨立昭公叔孫穆子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惑而有嘉容是謂不度

比葬三易衰衰祗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贈有董心君子是以知其不終也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甲子詔復以太宰義恭錄尚書事柳元景加開府儀同三司領丹

楊尹解南兗州 六月丁亥魏主遷如陰山 是月有流星大如

五斗甌赤色有光照見人面尾長一丈餘從參北東行直下經東

井過南河沒 秋七月己亥以晉安王子勛爲江州刺史 柔然

處羅可汗卒子子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 魏收曰受羅部真魏言惠也 改元永

康部真帥眾侵魏辛丑魏北鎮遊軍擊破之 壬寅魏主遷如河

西高車五部相聚祭天眾至數萬魏主親往臨視之高車大喜

丙午葬孝武皇帝於景甯陵 景甯陵在丹陽秣陵縣巖山 廟號世祖 庚戌尊

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乙卯罷南北二馳道及孝

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尙書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顏師伯

曰 此都座謂尙書八座會坐之所猶今之都堂也 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

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

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
從太宰義恭素畏戴瀨與巢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
是政歸近習瀨興等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詔敕皆出其手尚書事
無大小咸取決焉義恭與顏師伯但守空名而已蔡興宗自以職
管銓衡每至上朝輒爲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
朝政義恭性恒撓撓怯也阿順瀨興恆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
無答興宗每奏選事瀨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
朝堂謂義恭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
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數與義恭等爭選事往復論執義
恭瀨興皆惡之左遷興宗新昌太守吳孫皓建武二年分交趾立
新興郡晉武帝太康三年更
名新昌郡屬交州五代志
交州新寧縣舊置新昌郡既而以其人望復置之建康 丙辰遣

立何妃曰獻皇后何妃大明五年薨乙丑新安王子鸞解領司徒戴瀨

興等惡王元謨剛嚴八月丁卯以元謨為南徐州刺史王太后

疾篤使呼帝帝曰病人閒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割

我腹那得生甯馨兒己丑太后殂九月辛丑魏主澄還平城

癸卯以尚書左僕射劉遵考為特進右光祿大夫乙卯葬文穆

皇后於景甯陵王后從孝武帝諡當作武穆冬十二月壬辰以王綬諸郡為

揚州大明三年以并陽等六郡為王綬以揚州為東揚州以會稽為揚州亦見三年癸巳以豫

章王子尚為司徒揚州刺史是歲青州移治東陽青州移治歷城見上卷孝建三年

年宋之境內凡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縣千二百九十九戶

九十四萬有奇東方諸郡連歲旱饑東方諸郡謂三吳及浙江東五郡米一升

錢數百建康亦至百餘錢餓死什六七是歲復移南郊壇於巳

位以舊地爲吉故也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九

宋紀十一

九

忠補遺